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 第五十三回 揚州城分副苗員外 建康府箭射蔣竹山久

戀繁華興未闌，無言天道自漫漫。  
塢金殘直爵厚，迷樓風雨過江寒。  
應知杌終歸盡，造物愚人紙上看。

話表金兀術十萬人馬過江，被韓世忠殺得大敗，無路可歸，幾次哀告求生，俱被神臂弓射回，趕入黃天蕩，不得渡江。指日生擒，再無生路。誰料天相金朝，出來一個閩人，指出一條活路，潛溝建康，金人日夜開鑿，把人馬游盡，韓都統方才知覺，無處追趕。上本請罪，高宗因功免議，許帶罪立功不提。金兀術似漏網游魚，脫籠狡兔，急奔揚州。那知元帥岳飛，從江北提兵接應，八百精甲，三千步卒，把兀術的人馬趕在江邊泥淖陷坑中，一陣殺了個罄淨。剩下一萬殘兵，不敢回揚州，迤邐往淮南一路連夜奔逃。岳元帥直趕過淮揚地方才回。

單表這揚州城留下蔣竹山、苗青做了都督，同番將李董等老弱殘五千鎮守，接應江南兵餉。自兀術渡江追高宗下海，這揚州城鹽商大戶，死的死、傷的傷，子女金帛，搜括已淨。這苗青和王起事秀才，架著金兵，同蔣竹山大家小戶，不遺一家，比從前追考捆打，日甚一日。這些百姓真是釜中魚一般，生死不保。捱得今日，不知明日如何。就中有一個好漢、姓李名安，原是山東周守備府中有名的家將，後來因汴梁失守，投在宗留守標下。南渡後流落揚州，做些小生意養母。此人武藝出眾，膽勇超群。苗青一般奸細，因金人進城，久已不平。藏在百姓人家，有舊日結成十餘個意氣兄弟，都是些營裡舊武官們。動得手的好漢。大家商議：待金兵大營南渡後，城裡殺起來，這些守城的金兵不過幾千老弱，久已足心，那提防著百姓起義。只因金兵勢大，不敢動手。可差幾個心腹在瓜州打聽兀術過江、韓將軍的勝敗，以便舉事。後打聽兀術大敗，走入黃天蕩去了。大家喜之不盡，連夜糾合起些有膽的壯士千餘人，定日在天寧寺聚齊，舉火為號，先拿住苗青，以報獻城之恨。正是惡貫滿盈，天從人願。

不數日兀術敗信到了揚州，李董正然點兵接應。這李安怕日久漏泄，一面差心腹上岳元帥營投報告急，一面城裡設計。怕金兵走脫，到了半夜，塔上舉起火來，滿城吶喊，亂殺起來。原來金人破了揚州，料南人軟弱，不敢叛的。這些番將們那個不是醉擁紅妝、幾個婦女，晝夜縱酒狂淫的。就是這馬步兵卒們，也都放膽恣淫，日日醉生醉死，全無提防。忽然半夜一聲喊起，只叫「休要走了番賊！」那些有膽力受冤屈的百姓，成千成萬上得城來，把城門把住。岳元帥的兵早已入城，內外夾攻，這金兵好兵馬都引過江去，老弱兵馬不上三千，一個個束死就縛，沒走脫一人。早把苗青、蔣竹山、王秀才一起奸人背剪綁了。只走了李董，剃了鬚鬢扮作游僧走了。卻說這苗青和蔣竹山做了揚州副都督，穿著吞肩大蟒大紅綬，玉帶金貂，日夜排宴，把得的珊瑚、玉器、古玩、珍奇擺設得真似古董店一般。王起事秀才公報私仇，詐有十萬金銀，每日還搜，誰家有玻璃盞、漢玉杯、商周銅器，不知害了多少性命。又把瓊花觀封鎖的美人悄悄叫出，晝夜姦淫，把個蔣竹山、苗青，酒色淘的終日昏昏沉沉，只是盹睡，也是命數已盡，罪惡貫盈，全沒點活人氣兒，好似陽場帝迷樓上酒杯不離口的光景。那日兩班女樂唱到四更，吃得上下官卒騰大醉。忽然一聲吶喊，放進岳岳兵來，這一驚不小，好一似：

雀入雕群，羊投虎口；短命索套住喉嚨，閻羅王忽投請帖；磨刀石砌成脖項，劊子手不久嘗新。鹽船十萬舊元寶，難認財神；侍妾百人新春藥。尚存海狗。正是從前作過事，不幸一齊來。

岳元帥進了揚州、這些百姓和軍士殺的金兵，獻首級的、活捉的，不消一日，把金兵殺盡。百姓們焚香叫苦，細訴苗青投了蔣竹山和王起事。先將城裡虛實私通金人，半夜獻城，將一城良民婦女，姦淫將遍；殺死大商富戶，不計其數。現如今把婦女千餘人封鎖瓊花觀裡。自己的金銀和兀術收得元寶，不止三百萬，如今躲在察院裡，封著不曾支動。岳元帥大怒，即將三個奸細綁進轅門。那苗青、蔣竹山，已被百姓打得半死，只閉著兩個眼兒。王秀才還伶牙俐齒的，口裡辨話。岳元帥審問已畢，即吩咐刀斧手，將苗青和王起事綁在轅門外將軍柱上，凌遲處死。蔣竹山帶往江南獻俘。那時百姓上十上萬，那裡打的開，及至走到揚州府前市中心裡，那裡等得開刀，早被百姓們上來，你一刀我一刀，零分碎剮，只得一個孤椿綁在市中心。開了膛，取出心肝五臟，才割下頭來。這王起事秀才還睜著眼，看著剮了苗青，輪到自己，才悔他平生興詞唆訟，專以捏款開單，害官害人的報應，果然不爽。

詩曰：

福不輕加禍不差，天公推算有巡查。  
殺人但作家常飯，好色常看頃刻花。  
斜日易傾歌舞畫，冰山難住路途賒。  
木棉庵里豪華客，風雨夜深聞鬼車。

岳元帥看剮了苗青、王起事一班奸黨，行了一路文書，報鎮江都統韓世忠遣將防守，並解蔣竹山江南獻俘。他卻去安撫淮安一帶城池，將瓊花觀選過婦女一應放回本家。中間有死節全貞的，都行文王推官旌表。又照依原冊搜括的商人富戶金銀一一許本主領回。當官生理，雖然不得一半，百姓如重見天日一般，歡聲如雷。揚州都會之地不消數月，依舊人煙湊集，商賈充滿。岳元帥自去兩淮防禦，一面恢復不提。

卻說韓都統見兀術逃回，正在發兵追剿，兵到儀徽，才知兀術過江。岳元大殺了一陣，直趕過淮西一路，復了揚州。只見岳元帥差標下副將牛皋押解偽督蔣竹山到鎮江，上本聽朝廷正法。韓都統大喜，即時差官上臨安報捷：生擒偽督蔣竹山，候聖旨定奪。不日高宗批下旨意：揚州既已恢復，其忠義百姓，首倡舉義，李安著一例敘功，隨鎮江營效用；偽將蔣竹山著押解建康市，亂箭射死，仍梟首揚州懸示。

韓都統得了旨意，即時押蔣竹山過江，領馬步兵二千，紮著隊伍，用龍潭麒麟門進城，出示安了守官百姓。把蔣竹山換了一身紅衣，頭上插上叛賊白旗，先在各門上號令一日，兩棒鼓一聲鑼，吹一聲喇叭，一百名披甲前後圍著，都是刀斧手。蔣蠻子一生一世受用不盡，這番才是他的結果。只可惜一件，這十萬鹽船上的銀子到底不曾支動，又有揚州鹽商們攢送買命的元寶三十萬，俱交與苗青收管，下在地窰裡，到今不曾開包。又可惜我舊婊子、新美人，紅紅綠綠足有金釵十二，粉黛兩行，俱不曾著落個人兒，如何就這等了帳？蔣蠻子平日《本草》爛熟，因此將他心事編了個藥名〔山坡羊·張秋調〕，在南京建康大街上高聲大唱：

金錢花紅，娘子把細辛埋怨：固知道當歸，把金櫻貪戀。只待那官桂軍前，指望升麻貝母，那曉的巴豆般心腸，把人參攢斷！夏枯草百藥熬煎，蜜甜的甘草，忽變了黃連。牽牛般拴著，把地骨皮剝了。骨碎補的川芎，插了些鬼箭。俺本是浪蕩子，威靈仙、大附皮包，弄成了白刺蝟、乾海馬、飛不去的姜蠶、青鹽。想我那海狗腎的春方，空費了人言。石蓮、牡丹、皮般、茯神，只落了個乾蟾。

看官聽說，這當日苗青通了水賊殺主，苗青得了財寶，做了員外，也是他主人平日存心奸惡，致有此禍。那苗青從結識了西門慶，五百兩黃金，一千兩銀子買出命來，在揚州做鹽商。終日花攢錦簇，美酒肥羊，也就說天不尋他了，那知道還有天眼昭彰的日子！這王起事秀才一生調詞告狀，沒一句良心話，專以譏官詐人，枉直作曲，以曲作直，有一種為惡之才。因此人叫做王起事。遭他的再沒有不吃盡虧、受盡害的。著他弄個精光，再不得乾淨。投在苗青鹽店，做了主謀軍師，把揚州一城百姓，借金兵入城害遍了，自己也得有數萬。哪想天理難容，心機無用，只好陪著苗青碎剮。平日機巧，反殺其身。這蔣竹山草頭大夫，當日遇擄不殺，也就該回心行善，做些好事。倚著四太子兀子寵幸他，做得大官，得了鹽船上元寶還不心足。結交苗青，得了揚州窮奢極欲，卻搜盡揚州婦女以任姦淫賄賂，那有個能享到老的理！今日惡貫滿盈，才知道造化鬼神愚弄這等小人，常是縱他為惡，心滿意足的，才

吊落下來跌個稀爛。

閒話休提卻表蔣竹山江遊街三日，建康南門外教場裡埋起樁柱來，如豎起一架天平相似。將蔣竹山剝得赤條條，一個滑車扯在半空裡去，好似耍孩兒打鞦韆一般。韓都統坐了大轎，朱服冠帶，紮了大營，一隊隊馬步旗槍，擺出執事來，上了演武廳坐下。將壇上吹打三鼓，扯起帥字大旗來。放了一炮，那旗牌各官，參見已畢。教場裡人馬嚴肅，誰敢喧嘩？只見藍旗馬飛也似跪上將軍台來，說：「叛將蔣竹山已懸上箭垛，稟老爺看箭。」說不多時，將台上發一面牌來。先是馬上將官各上比試，中三箭合式。多一箭者賞銀牌一面。然後步下各哨官分班射箭，三箭合式，多一箭者賞牛肉五斤、酒一瓶。大兵射完，方許閒人亂射，擂鼓已畢，只見將台上各官，盔甲鮮明，弓馬齊整，從台上扳鞍一齊放下馬來。那教場裡看的人上千上萬，閃開三條箭路，俱躲在兩邊去了。這一班將官俱是蟒袍銀甲，長弓短箭，十分輕快。真是：

馬如走電，箭似飛蝗。弓彎明月，滴溜溜射中心窩；羽滾流星，響咚咚貫穿腦額。分鬢箭對燈箭，各分巧樣；抹秋箭回馬箭，爭顯奇能。當日官上加官，今日箭上加箭；當日色中選色，今日弓上加弓。蓬蓬亂箭似狼牙，密密攢來如刺蝟。

一班馬上將軍射畢，就是步兵，分班較射。只聽鼓聲亂響，那箭垛射滿了，上堂報了箭籌，一面支賞，才叫閒人亂射。你看這些百姓，也有用箭的，那得這些箭來？俱是磚頭石塊，往上如雨一般。那消半個時辰，把個蔣竹山放下來，已是當心有十數箭，射死已久，然後用刀割下首級，捧上將台驗了，封在首級驗了，發揚州府懸示，這才完了蔣竹山一場公案。詩曰：

貪暴驕淫事事奢，玉堂金谷鬥芳華。

乞兒冒領千金爵，牧子麥登七貴車。

狗尾續貂呼作寶，牛頭貫槩賤如瓜。

早知鬼箭身為的，不及街頭賣藥家。

韓都統看著射死蔣竹山，放炮起營，自過鎮江把守去了。一面發兵安撫揚州，提取義士李安等，升為營將，隨營徵討，使他沿江巡拿奸細。卻說當日鄭玉卿因流落在表兄徐守備家，認做表弟，托他守家。這徐守備隨韓都統出江，與金人對敵，久不回家，鄭玉卿久慣飄風，終日夜在徐守備家，串房入閣，把他大兒婦通姦已久。趁著金兵在江北，遂拐帶婦人過江，又和騙銀瓶一樣。那知天理循環，連夜賃一漁船渡到江口，被李安隊裡哨船拿住。因有男婦過江，說話是東京語音，報了大營裡來。問婦人口詞，卻是一口鎮江的話，言語不對。把婦人一拶，即時招出，係水營徐守備家兒婦。提徐守備面審，才知是他表弟拐了表姪婦逃走。發與李安，即時打了一百大棍，立斃杖下，把婦人交與徐守備。休回母家，羞愧縊死，這是小人淫惡了此一案。